



衣橱里的 女孩

[法] 弗朗丝·盖兰 & 尼古拉斯·托朗 著
陈思宇 译

AIMER
DONNER
PARDONNER
心理疗愈故事

衣橱里是一个世界，她曾在这里磨砺心灵。
衣橱外是另一个世界，她将在那里光芒万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 I M E R
D O N N E R
P A R D O N N E R

衣橱里的女孩

〔法〕弗朗丝·盖兰 & 尼古拉斯·特朗 著
陈思宇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衣橱里的女孩 / (法) 弗朗丝·盖兰, (法) 尼古拉斯·托朗著; 陈思宇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594-0443-5

I. ①衣… II. ①弗… ②尼… ③陈… III. ①伤害 - 关系 - 心理健康 - 通俗读物 IV. ①B845.6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8870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7-202

Original French title: Aimer, donner, pardonner

© Editions Les Arènes, Paris, 2015.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Dakai Agency Limited

书 名	衣橱里的女孩
作 者	(法) 弗朗丝·盖兰 尼古拉斯·托朗
译 者	陈思宇
责 任 编 辑	邹晓燕 黄孝阳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印 刷	三河市宏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3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0443-5
定 价	39.00 元

我们一生要走多远的路，才能蜕变成一个成熟、无畏的人？

亲爱的读者，你将要看到的，是一个有着神奇疗愈功能的心理故事。一个从衣橱那黑暗、狭小世界中走出来的女孩，历经磨难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成了感动整个法国的“模范妈妈”。每当她感到难以支撑下去的时候，她都会对自己默念一句话：“等我长大了，我会有很多孩子，我不会像家人对我那样对待他们，我要尽我所能，给他们所有我不曾得到的善待。”读完这个故事，你会把过去那些未曾释怀、只是强压下去的伤痛，都云淡风轻地化解干净。

海上的船，没一艘是没有伤的；不放下心里的那些伤，如何能走得更远呢？

伤害并不可怕，那都是历经风雨的验证啊。

最重要的是，你要相信自己值得被爱，而不要停留在过去的伤害里，再去辜负未来。

这本书送给你，愿你在只有一次的生命里，能充分地、活跃地、忘我地、集中全力地、全神贯注地，感受生活的美好。

编者

读了这本书，你会发现，告别灰色的过往并非难事。认为自己生活在伤痕中的人们不妨将此视作希望的信号。“未曾收获幸福”也绝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播撒幸福的能力。

我将这本书献给我的孩子们，所有我生育、收养的孩子们：是他们让我日益相信——没有什么事先注定、不可改变的。

我讲述自己的故事，为的是提醒大家：在幸福的“范例”之外、在对幸福的传统定义以及在传统的家庭模式之外期盼幸福，这绝非天方夜谭，我们要做的不过是赋予自己爱与被爱的权利罢了。

序 言

我是一位好母亲。这话不是自吹自擂，而是出自五十多个欢聚一堂为我庆祝六十岁生日的亲友之口。一位好母亲？我可不信。我甚至倾向于把自己放到这句话的对立面。我怎么可能成为一位成功的母亲呢？从前，一切的一切都预示着我注定会在这条路上失败。

卢梭夫人，那位唯一曾被我唤作“妈妈”的女性，那位我深爱着的“母亲”，在我六岁时便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我曾视她为生母，但事实上她不过是我的养母罢了。而让我降生在这世上的、我真正的母亲，在我九个月时便抛弃了我。多年之后我找到了她，她已其乐融融地组建了新家庭，我也看得出，她早就把抛弃我这件事抛到了九霄云外。而我父亲的妻子，那位真正意义上抚养我的人，让我在恐惧、暴力和屈辱中长大。在我这里，她永远不配拥有姓名，最多只是个斜体的人称代词——她。

在虐待与抛弃中成长起来的不是破坏者就是毁灭者。我为何又迎来了这样一个充满惊喜的生日，身边还聚集了那么多感谢我像母亲一样对待他们的人？我真的成为他们所谓的好母亲了吗？

目 录

01 陌生男人的登门	001
02 那段过往的终结	013
03 记得保持警惕	021
04 回忆中的卢梭爸爸	035
05 我对自己发誓	041
06 卢梭妈妈的丝带蝴蝶结	049
07 玛丽 - 弗朗丝，我的妹妹	055
08 娃娃屋和自由	065
09 成为大人	079
10 床上的早餐	095
11 突然出现的生母	111

12 来自莎伏安艾克的温暖	131
13 受伤的野兽	151
14 懂得分享	163
15 全是女孩	175
16 生还!	185
17 如果我离开	201
18 发疯	213
19 不期而至的幸福	225
20 我的男孩们	235
21 美丽人生	247
后 记	259
致 谢	263

衣橱里的女孩

01

陌生男人的登门

我六岁了，但我所熟悉的世界即将逝去。福勒瑞－恩－碧叶尔的火车站月台空空如也，一位我并不认识的先生牵着我的手。他抬头张望着，似乎在等待火车到来。我的姐姐莫瑞斯特就在离我不远处。自从出了家门以后，她就一直盯着自己的脚面。最后几抹阳光隐没在夜幕之后，我们才意识到其实早就该上床睡觉了。美丽夏夜的湿热空气麻醉了我的焦虑，但我仍感到害怕。“好啦！你们看着吧，会好的！”这位先生边说边摇我的胳膊。“我给你们找了个新妈妈！”这个男人是我的父亲，我的生父。要想了解他，我还得花些时日。

几小时之前，我还穿着睡衣在家里同卢梭爸爸和卢梭妈妈一起吃晚饭，我还从未怀疑过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当时有人敲门，爸爸起身去开门，眼神里透露出了些许不快。这也情有可原，他才刚开吃就被打扰了。“哦！……晚上好！……”

我听到他一字一顿，显然很惊讶。妈妈也起身去一探究竟。我们这些小孩子被单独留在了餐桌上，这还是头一次。想必发生了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我也放下了餐盘，抬起脸想听听他们在说什么。我听到妈妈惊讶地说：“什么！现在？！”我们都停了下来，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过了一会儿，我们面前站着三个人：爸爸、妈妈还有第三个人——我的生父。

我之前见过他，不过已经完全想不起来是在哪了。可能是在枫丹白露森林散步的时候，我们一整天都在树林里玩泥巴。也可能是在诺曼底的爷爷奶奶家。这可真是个谜。不过他好像认识我们。短促的对视之后，他对我和莫瑞斯特说：“好啦！你们上楼换衣服吧！我们要走了！”

无数问题在我的脑海中盘旋。“穿衣服可以，可是为什么啊？要去哪？快到睡觉时间了！”我完全不知所措，跟着妈妈和莫瑞斯特上了楼。我们脱了睡衣换上连衣裙。妈妈把我们的全部物品从壁柜中拿出来，放进一个纸箱里。我用眼角的余光留意着她的每一个动作，试图弄明白这场骚动的起因。妈妈先是把莫瑞斯特的衣物打包：袜子、短裤、连衣裙和小学校服。我看到妈妈拿出了莫瑞斯特的皮鞋，还仔细地

叠好了她那件漂亮的连衣裙，这是妈妈为了学校的颁奖礼而特地买给莫瑞斯特的，我们这些小女孩把这种漂亮裙子叫作“舞蹈裙”。我的东西——袜子、短裤、连衣裙和校服也被打包好了。之后，妈妈合上了纸箱。这时候，我开始发慌了：

“那我的裙子呢？我漂亮的舞蹈裙！”妈妈并没发脾气：“在晾衣绳上了，还没晒干。你总是把裙子弄脏。”我垂下了眼，我确实总把身上搞得脏兮兮的。妈妈也不止一次这么说，但这次的批评似乎比其他时候更让我受伤。看到了我的表情，妈妈意识到有必要安慰一下我：“别担心。裙子，我会邮寄给你的。”

妈妈没有妥协的习惯，一旦用威严的口吻对我们说话，便总是说一不二。这次，我明显感觉她不敢表现得过于严厉。她脸上挂着局促、强挤出的微笑，这是人们在掩饰不安时才有的表情。是的，有种不安，一种强烈的不安。虽然理解不了发生了什么，但我感觉某种严重的事正在上演。我本想要按下暂停键结束游戏，或者让人给我解释一下游戏规则。可这糟糕的剧情根本由不得我。至于我的“舞蹈裙”，那件粉白相间、点缀着小花的连衣裙，我估计再也看不到了。

* * *

旅途结束了。坐了一小时的火车，加蒂奈森林也被巴黎二十区的高楼取代了。欢迎来到福瑞盖尔街 19 号。这条小路地面的中央有下水槽。在内院里，我仰望着墙上曾被用来拴马的巨大环扣。当然，马早就没有了，但环扣还在，就在我视线同高的地方，这可真是玩挂金钩游戏的绝配。我们的面前伫立着一扇高大的木头门，配着夸张的黄铜门把手。门后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墙皮都已经脱落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真难闻啊！”父亲打开了走廊尽头的第二扇门，里面是个采光很差的房间。这么一个单间，无须几秒便一览无余。灰色的屋子吐露着苦难与忧伤的气息。门的正对面有个脏兮兮的石英石水槽，一个锈迹斑斑的煤气灶，装衣服的纸箱子被摞在一起，摇摇欲坠。一个衣橱样子的家具靠着边上的墙，里面其实藏着被收起的双人床。它的旁边还有一张折叠床。当然了，这里没有浴室，那卫生间呢？估计就是那个在院子尽头的小屋子。

卢梭妈妈那幢井井有条的漂亮房子似乎已经离我很远了。当我还在继续用目光探索这二十平方米的可怜房间时，父亲把

装着我们衣物的纸箱放在了一个小长凳上，喊道：“我们回来了！”房间的另一头，一个女人转过身来，她有栗色的眼睛，略带波浪的棕色头发。她穿着带有蓝色条纹的白色尼龙罩衫，正面有纽扣，腰带也是一个颜色，拖鞋上满是油斑。第一眼看到她我就感到浑身冰凉：我不要她成为我的新妈妈。这趟旅行确实使我厌烦了，我想回家。但我还没明白，回程票根本就不在计划之内。

我们才刚来到几分钟，她就要求熄灯。于是莫瑞斯特和我意识到，在这杂物堆中我们也会有一席之地。我们俩将要蜷缩在那张折叠床上依偎着入眠。

第二天早上醒来后，她给我们一人一碗牛奶和一块面包。我不太喜欢不加巧克力的牛奶，更不用说这种已经发酸的奶了。可我不敢吱声，在死寂中屏住呼吸，一小口一小口地吞咽着。我们还没吃完，父亲就起身了，他穿上外套朝门口走去。在出门之前，他用手挠了挠头，停了下来，面带奇怪的微笑对我们说：“女孩儿们！你们要有个小弟弟了！”小弟弟？我一直是家里最小的，所以还不太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第二周的周末，他们去马恩河畔诺让散了散步，之后就带着罗伯特——我们的小弟弟，回来了。罗伯特刚过完两岁生日。他有三个苹果那么高，可爱极了。但在我这个小女孩看来，他更多地象征着我所卷入的奇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孩子们似乎可以随意更换家长，找到几个新的妈妈，还会有一些已经会走路说话的小弟弟突然出现。这样的魔术真是既精彩又吓人。

可是，小弟弟要睡在哪儿呢？这个问题在我脑袋里盘旋了一整天。虽然年纪小，我还是能够观察出，在住房和家具方面，我的新父母并不想多做投资。在装饰方面也一样。我们要把折叠床分给小弟弟睡吗？他会不会睡在地上？终于，夜幕降临了，我看到她在靠墙的餐桌旁摆了三把椅子，然后又在上面放了三个垫子。这样，罗伯特可以在墙和椅背的保护下安睡了，大人命令他夜里不要乱动。

几个星期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我也一点一点地熟悉了我的新家。我的父亲是个邋遢的矮胖男人，他的手上布满伤口，满是血污。他穿着同样布满血污的靴子，上面还混着肉渣。父

亲在巴黎市中心的中央市场^①卖下水。当时，夏特雷－大堂街区可谓是首都的仓库。无论是生产商、消费者还是中间商、搬运工、批发商或经销商都会聚集于此。法兰西岛所有居民的饮食也必经此处。在这一狂热的销售链中，我父亲整日贩卖动物内脏：肝脏、肠子、心脏、脑子、肺。从鸡屁股到牛头，他都要一一分解、清洗，之后将各种动物的下水包装好放在他的货架上。他的裤脚总是僵硬的，因为凝固了动物血。他的周遭永远散发着腐肉的恶臭，再加上劣酒和汗臭味，真让人犯恶心。

晚上收工后，他会在福瑞盖尔街和维特鲁威路交叉口的酒吧停留。离那里五十米远的比利牛斯路 139 号便是巴黎最大的啤酒厂——凯驰啤酒厂。凯驰啤酒的商标上画着一个站在酒桶上的女人，她双臂张开，一手握一个啤酒杯。这个图像也被贴在了首都的所有吧台上，随处可见。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最成功的商业案例之一，其创始人，亨利·凯驰甚至在 1914 到 1933 年期间担任巴黎二十区的区长。在父亲每晚必去的小酒

① 位于沙特雷－大堂地铁站的附近的巴黎大堂（Les Halles）如今是法国首都的现代化商业文化中心，其前身是巴黎中央市场，于 1971 年被拆除。——译者注

馆中，聚集着凯驰酒厂的工人，饮酒如注于是成为常态。从此以后，几乎每个晚上，新妈妈都会让我去喊父亲回家。“去看看你爸回来了没有……”我不太喜欢她对我说这话时的生硬口吻。尤其是周五，因为周五是发工资的日子，可在酒吧吧台，请酒友们喝几杯，一沓钞票很快就飞了。

奇怪的是，即使不太光彩，我还是开始喜欢上了这个小酒馆，工人们在这里营造出的烟酒气甚至成了刻在我记忆中的某种情感标记。去的次数多了，我也就习惯了。在等待父亲喝完那杯酒，或者说那些杯酒的同时，我会坐在酒红色的皮凳上。椅面的边缘镶嵌了一圈圆钉。我只好数钉子玩，还默默地用钉子打赌，测验自己的运气：“数到第十颗钉子，我们就回家……”与此同时，我会用眼角打量着父亲杯中还剩多少酒。如果很快就要数到十了，我就会放慢速度，企图正巧赶上父亲抬手宣布离开。问题是父亲每晚在酒馆逗留的时间与日俱增，为了多给他一些时间，我增加了数图钉的数量，但却毫无用处，他总有办法让我赌输。有几次，我已经把椅面上的钉子数了三圈了，于是去拽他的皮衣衣角：“好了，我们回去吧……”然而，他总还有一巡酒没喝完。“噗！等一下！我们还有时间！”他对我说这话时似乎想要吹口哨，但并没有成功。